

東初法師／著

佛法根本輪迴，

即在觀察有情生滅流轉相續的真相。

究竟從何處而來？

將向何處去？

以及有情心的組織及其活動的形態是怎樣？

這都是佛法觀察的根本對象。

佛說無常、苦、空、無我、蘊、處、界的一切法門，
都是依有情爲立論的中心。

阿含概說



阿含概說

東初法師 著

阿含概說

東初法師

◇阿含之意義及其內容

一、阿含之意義

初期佛教的研究，分根本佛教與原始佛教，根本佛教即阿含佛教，阿含爲釋尊及其直傳弟子言行實錄，爲奉行佛法的弟子根本的典型；從佛陀開教起至佛滅後百年頃佛教，即約西紀前五三〇—三八〇頃。原始佛教，乃釋尊再傳弟子以後的佛教，以維持教法傳承的中心，確立教權。從佛滅後百年至五百年頃佛教，即西紀前三八〇—西紀第一世紀初。

阿含 (Āgama) 二字，原爲漢音阿笈摩、阿伽摩、阿含暮等。秦言，法歸。僧肇長含序說：「法歸者，蓋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爲典也，淵博弘富，韞而彌廣，明宣禍福賢愚之跡，剖判真僞異齊之原。……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爲名。」唐時意譯爲傳、教法、無比法等。阿含從第一結集成立時起，即爲上座部傳承的教法。在教團傳承上視爲唯一無比的價值。要依辭典的研究，(Āgama) 近於來著、歸趣、或知識、聖言、聖訓集、經典等意。

佛陀說法，經常所用兩種語言，一是巴利語，爲印度古代通俗語，即說話的俗語；一是梵語，爲古代聖典語，即是文學語。因兩種語言不同的關係，故所記載經典的也就不同了。今南方（錫蘭）佛經，即用巴利語記載，其「五尼柯耶」(nikaya 譯爲集) 以及「小品」、「小品」等律爲主要的經典。「五尼柯耶」，相當北方的四阿含，其律與北方所傳的「四分律」大同小異，在根本上爲統一的。而北方經典，以梵語記載爲主，北方所傳的一切聖典的代表，現都存於自由國的尼泊爾，英人所輯集的：華嚴、法華、般若、律等經典都爲梵語記載。因爲語言不同，北方用梵語

記載的說爲四阿含，南方用巴利語記載的說爲五阿含，南北兩傳阿含於佛陀遺言景行上說：用通俗語記載的五阿含，比較用文學語記載的四阿含，原始的色彩較爲豐富。茲將南北兩傳，分列於次：

南傳阿含——巴利語

長部 (Dighanikaya 含二〇經)

長阿含 (四〇經) 二十二卷

(後秦佛陀耶舍 竺法念共譯)

中部 (Majjhimanikaya 一五二經)

中阿含 (二二二經) 六十卷

(東晉僧伽提婆譯)

相應部 (Samyuttanikaya 約二八八九經)

雜阿含 (約一二六二經) 五十卷

(宋求那跋陀羅譯)

增支部 (Anguttaranikaya 約二三六三經)

增一阿含 (約四七二經) 五十一卷

小部（Khuddakanikaya 大小一五經）

其文散於漢譯各經中

要確實了知阿含成立的經過，當依佛典結集的次第研究。佛陀入滅後，第一夏季，在阿闍世王絕對保護下，五百阿羅漢會聚於王舍城七葉巖，以大迦葉爲首，舉行第一次結集。這時的法，即是經，依阿難誦出，律依優波離誦出。阿含經的淵源，即導源於此時。律與經爲同一淵源，故其取材諸多相同。佛滅百年頃，因東印度吠舍離比丘提倡新佛教，遭保守派反對，於吠舍離城，會集七百眾，以耶舍爲上首，舉行第二次結集，這次結集以討論律爲中心。佛滅後二百二十年頃，於波吒利弗城，依阿育王命，以目犍連帝須爲上首，舉行第三次結集，於是三藏教法始行完成。但這次結集，許多學者不以爲然。總之，阿含經於第一次結集誦出，於第二結集以後，即紀元前三世紀前後，應爲阿含經正式成立的時期。以文體長短，分爲中部、長部、雜部、增一，總稱爲四阿含。就中以雜部、增部較爲通俗，原始跡象，極爲豐富。中部似經再整理，文句整齊，經名分類。但四部中互有重複，以長部卷數最少，僅

二十二卷。

初期佛教，所謂經典，就是「無字聖典」，只是口口傳誦，根本沒有文字記載。這個經典，到阿育王摩呬陀（mahinda），傳入錫蘭，約紀元前八年 Vatag anani 王時，始命比丘書寫此經，「有字聖典」，初次出世。佛滅後的教團經第二次結集，即種了分裂的種子，在思想上分爲保守派與進步派。後來保守派一心要保守佛陀原始言行跡象，便離開中天竺，到北天迦濕羅毘國，以北方爲根據，另組織教團。於地域上分中北二天，中天進步派稱爲大眾部，以般若經爲主。北天保守派稱爲上座部，以阿含爲主。中北二天教團雖有分裂，但對阿含教義，深爲信任，極爲尊重。尤以中天大眾部，特別重視增一阿含，分別說部重視長含，但兩派對於宇宙萬有的解釋各有不同，北天上座部薩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對於宇宙萬有主張實有，故稱爲實有的思想。中天大眾部對於宇宙萬有，或分析或破壞主張一切皆空，故稱爲空觀思想。在教義上無形劃分北天爲實有主義，中天爲空觀主義。於是分道揚鑣而向東南發展的大眾部，漸漸開拓大乘佛教，向西北發展的上座部，依然拘泥於保守，被

斥爲小乘。到佛滅後六七百年間，進步派大眾系龍樹、提婆師弟出世。龍樹出身於南方，出家後曾到北方雪山修學，眼見中北各趨極端均非佛教之福。故龍樹貫徹南北空有的思想，綜合大小乘的精華，倡導真空的大乘的中道教。保守派北天上座部系，佛滅後九百年間，無著、世親兄弟出世，倡導幻有的大乘教。但空有的立論，都依於諸法緣起義。以一切法假因託緣而有，空無自性，無自性故說爲真空。一切法雖假託眾緣而有，無遍計我性，但事象宛然存在，故說爲似有。故空有辯論的方，法雖不同，但同立論於緣起義。而空、緣起、中道本爲阿含的深義。故空有二派，雖說是受傳統保守與進步思想的影響，實同受北方阿含教義的引導。立足於緣起性空的龍樹，深入阿含，龍樹中論所引證佛經，都出於阿含。龍樹發揮實相義說一切皆空，爲阿含的根本義。立足於緣起幻有的無著、世親，不消說出身於阿含的根據地；世親的思想，根本發源於阿含，俱舍論所依的經，就是阿含。是故印度中觀瑜伽兩系大乘教思想，可說都與阿含有深刻的淵源，阿含經中雖沒有大乘菩薩，若大智文殊菩薩，或大悲觀世音菩薩參加教團，但阿含充滿了大乘思想，可說爲大乘思想的淵源，或爲通於大乘共依的根本經典。

二、阿含之內容

阿含雖爲非大乘的小乘教，要是以忠實比較佛陀說法的行動，當要研究阿含聖典。在這裏頭可搜集後來大小乘思想，特別大乘思想生起重要的依據。在思想發展上雖不及大乘思想豐富，但大乘教的空、緣起、中道以及大乘所用的術語：若三十七道品、三增上學、四攝事等，都預見於阿含經中。龍樹的空，無著的有，顯明的都受了阿含深刻的影響，尤以龍樹爲甚。是故阿含不宜受非大乘或小乘的拘束。阿含內容所攝極爲廣泛，絕不是限於小乘局部的思想，是一切大乘思想的淵源，尤其對於空、緣起、中道及一般的思想，都有深刻的發揮。

（一）無常即空 「色爲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亦復無我，如是智者所覺知」（增含二四，一一）。無常、苦、空、無我，原是阿含根本的思想。因爲無常的常性既不可得，故說爲無我。無我是我性的不可得，故無常無我都是空的異名。「此色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色是苦，

受想行識是苦，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雜含三，一四）。阿含的無常、苦、空、無我說，不是就外境說，乃依有情自身說。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雜含一，六）。變易法即是無常的異名。譬如說一個茶杯是無常則可，說是苦則不可，因為茶杯根本沒有知覺領受的作用，無所謂苦不苦。是故說苦必須於有情自身起了老、病、死的變化，才能說是苦。是故阿含無常、苦、空、無我，是根據佛的慧觀說無常即是空。「若因，若緣，而生滅者，彼因彼緣皆悉無常，彼所生識，云何有常？無常者，是有爲行，從緣起是生法、滅法、欲法、所知法，是名聖法印知清淨」（雜含三，一七），這就是因緣而顯無常，因無常而悟入空性，以彼因彼緣皆悉無常，故說爲空。或依次第觀空，或依緣起顯空，都在以無常而顯空義。

「佛告阿難，我多行空……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有比丘眾，是爲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中含小空經）。這是釋尊用善巧演繹空有義。所謂空，是空的財物知見，故說「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

是空」。所謂不空，就是空去知見所顯的有，故說：「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要能體驗空有的真義，才能達到「行真實、空、不顛倒也」。釋尊唯恐眾生不了解這個初步次第觀法悟入空有的真義，故又進一步的演繹說：「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彼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有不空，唯一無事想……乃至漏盡、無漏、無爲、心解脫，……真實、空、不顛倒」（小空經）。這是次第觀空法。初於人空、物空，而有不空，唯一無事想，這個不空無事想，心仍有所著，故要層層進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空於無事想，空於無量空處想……空於無量識處想……空於無所有處想……空於無想心定。乃至本所行，本所思，不樂彼，不求彼，不住此，不住彼，心無所著，漏盡、無漏、無爲、心解脫，達到真實、空、不顛倒。這是初步觀空法。中含大空經，更從內空發展到外空，內外空，或依空三昧觀想，達到「我得空，能起無相，無作，無所有離慢知見，是則善說」（雜含三，一六）。這都是依次第觀想所顯的心空。故能無所得，無所作，於一切外境不起所著，所得，離諸戲論，故說爲空。但這個空只是觀想所成的空，所緣的空；不是真正法空。真正的法空，要依緣起而顯其本性空。即

緣起而知空，才是一切法的真空勝義。

（二）緣起即空 緣起爲阿含的深義。「我今當說第一空法，云何第一空法，若緣起時則起，亦不見來處，滅時則滅，亦不見滅處」（增含一，三〇）；這就是說若於緣起中見來處去處，仍不能悟入空性。「若過去若未來……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雜含六，三四）；這是依緣起所顯不來不去非一非異的空義。是故要了知空義，必要了解緣起，不能了解緣起的意義，即不能理解真空勝義，「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顯諸法生起，必假託「緣此而彼起」的因緣相依的關係。但這個因緣相依所生諸法，都是空無自性。「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有常」（雜含一，六）；這就是依因緣所生法，明確地是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無常（法）即是空。佛告三彌離提：「眼空，常恆不變易法空，我所空，所以然者，此性自爾」（雜含九，四六）。佛說得更明白，眼等諸行，若因、若緣所生色，若苦、若樂、不苦不樂，都是無常，都是空。爲什麼要說他是空，是「此性自爾」。並不是佛的

發明，也非是上帝所作，故佛說：「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雜含一二，六八）。這是把緣起性視為常住，不生不滅所顯諸法的理性，自性空，故「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依因緣所生法，都是生滅的，依緣起和合所顯的本有性，都是無常無我的，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一不異的空寂性，所以說為無常、無我，即是空。這個空，即緣起而顯空，或緣起即空，非緣起以外而有空，或空以外而有緣起。故曰「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雜含一二，六八）。這是依緣起性空顯不生不滅、非一非異的空義。這個不生不滅的性空義。在聲聞比丘中，也只有舍利弗、須菩提才能完全通達。舍利弗說：「我恆遊空三昧」（增含四二，二二），須菩提證得無諍三昧為解空第一。像厭世苦行的大迦葉，只是拘泥生死事相上說明生滅無常，不能於緣起而知不生不滅的性空，即緣起而悟空，或於生滅中而知不生不滅的「此性自爾」勝義空。這個「此性自爾」的空義，即是阿含的空義。

（三）中道義，世俗的知見，不是偏於有，就是偏於無，都是落於二邊的知見，

佛說中道緣起法，即是不落於二邊，亦「即是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樂受者是一邊，苦受者是二邊，不苦不樂是其中，有者是一邊，集是二邊，受是其中。」（雜含四三，四六）這就是說有說無，或苦或樂，都落於情識的二邊知見，不是絕對的中道法。絕對的中道法，是不苦不樂，不依情識知見而以正智正見爲出發點。是故釋尊開示迦旃延說：「世人顛倒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問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雜含十，五四）。「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無離於二邊，說於中道」。（雜含一二，六九）世間人總依顛倒知見說有說無。佛法依緣起見到「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正見的中道義，故不落於二邊。不惑於二邊的正見，爲佛法根本的思想，釋尊初於鹿野說四諦八正道，即以正智正見爲領導，建立正智正見中道義，這個正見的中道義也只有迦旃延才能善於了達，絕不是一般聲聞比丘所能了知，是故佛陀緣起、空、中道、本懷的教義，至少在聲聞比丘中失去了普遍性。

(四) 阿含思想與當時一般宗教哲學諸思想有嚴格交涉的關係。特別對於非婆羅門教的六師思想的批判若長含沙門果經等，以及自我爲中心的世界觀、人生觀思想的糾正若長含梵動經等，人生家庭社會倫理道德標準的確定若中含善生經等，神教迷信的破除若長含三明經等。在這些問題上都充分反映出，阿含是富有組織的論理學，特別富有時代交涉的精神。故研究原始佛教書籍雖多，若阿毗達磨論，只是限於經文比句表面的解釋，而沒有深刻內容意義的價值。是故欲了解原始佛教，不僅限於佛教一部分經典，必須注意到當時與佛教有關係的一般宗教哲學文化思想的對照研究。阿含的意思涉及到佛陀時代前後一二百年間的印度宗教哲學的思想。是故研究阿含，不僅可窺見佛教根本思想，也可窺見印度當時所有宗教哲學思想的體系。

(五) 阿含雖被尊爲根本佛教的經典，但從其內容思想體系說，顯與佛滅二百年後部派思想相混合。要是想研究真的根本佛教思想，這於阿含研究取材方面，應有區別新舊思想的必要。就如佛預示百年後，阿育王及優婆塞多的事跡。這純爲上

座部於佛滅後三百年前後所編纂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不能視為根本佛教的跡象。但是要嚴格區別這個新舊思想的問題，僅依漢譯阿含的內容，還不足以決定，尤其思想方面，以原始佛教的教理不是佛陀一代所完成的，佛陀僅止於一種暗示。必須追溯佛陀以前吠陀書、奧義書及佛陀以後部派的經典，始能探得佛陀思想的起源背景及教團組織的次第。初期佛教所用的術語，若三皈依、五戒、持齋、四諦、十二因緣一類的法門，顯都與吠陀書（法經）、奧義書的思想有密切的淵源。

（六）阿含不但在思想上涉及大小乘思想內容及導源的關係，且涉及佛教全體思想及歷史的淵源。最顯著的部份：一、釋尊自說出家年月，說法的時代，「我年二十九，出家求善道，須跋我成佛，今已五十年」（長含遊行經）。二、釋尊預示百年後，阿育王及優婆塞多的事蹟。「於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諸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雜含二三，三二）。三、其餘有關釋尊、迦葉、阿難傳承及與各國王的關係。這都為研究佛史重要的資料，於考證佛陀紀元問題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至少

在北傳方面認為是如此。

(七) 阿含不獨爲佛教全體思想的淵源，且爲研究印度宗教哲學及一般思想的依據。佛陀時代的婆羅門教，雖失去統治人心的功用，但一般國民宗教意識（神的思想）及生活習慣（祭祀神格，讚歌）仍然與婆羅門教育密切的關係，中含梵志十經，特別可以看出婆羅門教潛伏的勢力。非婆羅門教六師，雖以自由思想爲號召，然在思想上缺少了正覺的依據，趨於極端（參閱長含沙門果經）故不能統一民心。佛陀以新鮮正覺思想，覺範天下，救濟人間，故能折伏當時諸種思想（六師）。是故不了解阿含不特不能了知空有的大乘教，並且不能了知一切經典根本思想的源流，甚至不了解整個佛法思想起源的背景，亦非過言。阿含爲大小乘思想的根源，是故阿含有其獨特性，不可拘泥於大小之間，日本佛教徒或稱爲「根本佛教」或稱爲「原始佛教」，這都有損於阿含獨特性的價值。我以爲阿含，就是阿含，不必再加上此形容詞的名稱，爲了彰顯阿含獨特性的價值，故尊爲「阿含佛教」。